

# 废纸论

林逸鹏◎著

“《废纸论》是一份战地报告”

“有了奴性，就美丑不分，是非不分！  
有了奴性，智商还不如四条腿的动物！”

“时代迫切需要现代中国画画家  
建造现代中国画的摩天大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SBN 7-5399-2148-X

9 787539 921488 >

ISBN 7-5399-2148-X

1·2027 定价：18.00 元

# 废纸论

林逸鹏◎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纸论 / 林逸鹏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 - 5399 - 2148 - X

I. 废... II. 林... III. 中国画—研究 IV. 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8615 号

书 名 废纸论  
著 者 林逸鹏  
责任编辑 刘文杰 邱 阳  
责任校对 夏 天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人文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0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6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2148 - X/I • 2027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简介：

林逸鹏，江苏省张家港市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获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获硕士学位。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获奖。《江苏画刊》、《国画家》、《书画艺术》、《美术报》、《大公报》刊登作品并有专文介绍。在大型画册《当代中国画掇英》、《当代中华墨翠》中刊登作品。

1998—1999年担任江苏省大型综艺节目《非常周末》的舞美设计。

2002年5月在美国加州大学参加了“中国六人画展”。

在《文艺研究》、《美术观察》、《美苑》、《美术报》等国家核心杂志和专业报刊上发表了数篇影响重大的论文，其中尤以《废纸论》一文在中国书画界、收藏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两次获“徐悲鸿奖学金”。

出版有《林逸鹏画集》。

## ◎ 林逸鹏

### 自序

一本书要有序言，几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格式了，好像一套西服配上领带后才更完整一样。

我从没写书的经验，也就不知如何写序。为此翻阅了一些书籍的序言，发现序言有几类。一类是出版单位为说明出版目的与计划而写序，《废纸论》自然不属此列。另一类是作者同道中前辈或专家为提携作者而写序。但为《废纸论》写序要冒挨骂的风险。而一个人的功名来之不易，自然没有人愿意因《废纸论》使自己受损。这我完全理解，所以也就免了。还剩下一类序言该属于我的了：自序。

自序，也就是作者把自认为最先要向读者说的话放在序言里，或者顺便为自己说一点好话。我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我说三句话：

第一句：《废纸论》是一份战地报告。回想三年前，关于《废纸论》的争论、报道最热时，记者时常称我是“著名理论

# 废纸论

家”。我的回答则是：我既不是理论家，更不著名。因为我一直是画画的，谈不上什么理论。理论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而我写文章只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已。《废纸论》是我从事中国画艺术实践二十多年的一份战地报告。如果有什么“著名”的话，可能是我讲了真话，比较切合实际。真实的东西能引起共鸣，所以读者也就记住了，记住的人多了，也就“著名”了。

第二句话：此书出版后，如再引来争论，除非有超越书中范围和深度的，本人不再参与。原因很简单：不喜欢重复。

第三句话：此书出版后，我将全心致力于现代中国画的创造。在现代的城市建设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对老房子的修缮（文物建筑除外），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拆迁，继而摩天大厦拔地而起。以往我们对中国画的变革与房屋修缮相似，但在21世纪的今天，时代迫切需要现代中国画画家，建造现代中国画的摩天大厦。

## 引 论

一提到“中国画”三个字让人不得不百感交集。中国画原称国画，叫国画的时候，在国人的眼里它独一无二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在前面加上了一个“中”字，证明人们已经承认了中国画只是绘画艺术中的一个画种，自愿地让出了半壁江山给西洋画。这既可理解为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开放与吸收，同时也无可否认我们这次确确实实遇上了强势文化，不得不在没有不平等条约的制约下割让艺术领地。而比割让艺术领地更让人绝望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画画家面对席卷全球的西方艺术之时，采取了挖祖坟卖祖业的生存方式，在21世纪的今天，连洗手间的便池都在显示高度发达的当代高科技，而惟独在中国画这一人们的精神领域，众多的中国画画家依然依恋着男耕女织式的农业文明。这导致了中国画虽然在近一百多年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渗透和影响，但从中大量吸取的仅是西方传统艺术中现实主义的部分，在生活的表层配合社会功利性的需要来图解

# 废纸论

生活,为中国画的革新挂上虚假而闪光的鳞片来娱人耳目,而对中国画走向现代须作本体上的变革则采取了回避与排斥的态度,中国画无法从内在精神上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融为一体。传统的理念与审美法则依然如故,现在的中国画本质上是传统中国画的延续,我们现在不是整天连篇累牍地贩卖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传统中国画的殿军人物吗?在已时过境迁的“越有民族性,便越有世界性”这一国际级招牌的庇护下,折落了多少智慧之箭,纳藏了多少遗臭!从而使中国画在现代国际化的大文化圈中已愈来愈显得土著化,像一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稀有动物一样迈着古老的四方步迂回在现代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尽可以不必为中国画的衰疲会带来杀身之祸(政治上的衰败会引来八国联军)而担心,但中国画画家的智商是否有问题则是人们无法从心里抹去的问号。如何使中国画整体步入现代意义的文化之中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对传统中国画算总账迫在眉睫,这是历史和社会给每一个中国画画家提出的任务。我们再也不能要泥鳅般的态度,用传统文化中自认无所不包,至今道不明、讲不清的只在意会之中的“道”来巧舌如簧、敷衍了事。

当今,传统中国画只能作为历史的存在,在现代社会,它必须被整体上打破与粉碎!

这种观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根据。第一,社会的巨大变革造成了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巨大差异。传统中国画根植于代表中国农业文明状态下的封建文化,它的精神内核是独裁与封闭。新的中国画根植于现代工业文明状态下

的民主文化，它的精神内核是民主与自由。传统中国画已不能代表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在现代社会中已没有它整体生存的土壤，它强大的惯性式的延长寿命只能危害中国画的发展。第二，传统中国画固有的审美模式及语言体系均因悠久的历史而凝固并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再也无法主动接受根本性的变革。第三，当前在中国画画坛弥漫着一种欲坚守传统中国画信条的气氛，妄图以传统中国画古老的面貌在现代世界艺术中争得一席之地。这是中国画画家无能开创现代中国画的悲哀，也是难以消失的、潜在的沙文主义式的自恋情结相糅杂的结果。但是这种阿Q式的心态只能断送中国画发展的前程与历史机遇。第四，中国画的革新与传统中国画的冲突最尖锐的时期莫过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几年之中。许多立志革新的中国画画家以他们满腔的热情和生命作燃料，欲为中国画在荆棘中烧开一条通往现代的道路，但在庞大的中国传统画面前他们大多得到的是夸父追日般的结果。他们难得跻身正宗的殿堂，即使偶尔进去一下，也是势单力薄，只是被作为另类来看待，这可以从历届全国美展庸才之作频频获奖得到证实。归根结底，是传统中国画的幽灵在人们心中游荡。

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赖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补，这一铁定规律早已被历史所证实。我们的血液里毕竟流淌着五千年的文明与智慧，1917年康有为的一句“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打出了改革中国画的第一颗信号弹，在前辈的影响和社会急速变革的需求下，徐悲鸿、林风眠等一代大师纷纷留洋，以求中国艺术生存与发展之道。

# 废纸论

在徐悲鸿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画画家的眼光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尽力摆脱游戏笔墨的怪圈。林风眠则以“调和中西”为宗旨，创作了大量糅合了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国画，从艺术语言的本体上开始颠覆传统中国画。两位大师为中国画的新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政治就是一切的年代里，徐悲鸿的现实主义被最大限度地功利化应用，在很大程度上，现实主义成为实用主义。林风眠的艺术则常常是被批判的靶子，或者被束之高阁。

新时期历史性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

国门的打开，横向的比较，文化的交流，久已尘封的中国画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中愈发显得苍老与单调。1985年，李小山以敏锐的直觉，用中国画“穷途末路”这一石块砸碎了传统中国画这座庙堂的玻璃，锋利的玻璃碎片刺痛了众多中国画画家脆弱的心。20世纪末吴冠中“笔墨等于零”的著名论断则是从中国画内核出发，阐释了阻碍中国画发展的正是千年不易的笔墨规则，并以自己作品中卓越的创造性验证了自己的观点。

但要求一个古老的民族改变千年养成的思维定势是何等的艰难。虽然每一个中国画画家口口声声要创新，但一到艺术实践中，依然不假思索地痴迷于传统笔墨。在早已失去时代魅力的传统笔墨规则支配下画出来的中国画，其结果只能是废纸一张。

《废纸论》是我不得不说的话，原因很简单，艺术的良知不允许我用见人笑眯眯，什么也不说，油头滑脑的中国式“涵养”代替对真理的追求。

# 目 录

◎ 引 论 / 1

## 内 篇

◎ 第一章 传统中国画的构成机制	/ 3	录
第一节 以道、释为主，儒为辅的艺术思想	/ 3	
第二节 审美标准——“中和之美”	/ 11	
第三节 线、笔墨、技法、材料	/ 13	
◎ 第二章 中国传统画面临的必然困境	/ 21	
第一节 被扭曲且生存空间日趋缩小的艺术思想	/ 22	
第二节 “似与不似”造型法则的局限性	/ 24	
第三节 传统笔墨发展的周期性完结	/ 28	
◎ 第三章 中国书画的现状及重大误区	/ 38	
第一节 改革中国画的两大巨匠——徐悲鸿、林风眠	/ 39	
第二节 历史的抉择及当代的盲从	/ 59	
第三节 废纸泛滥的中国书画坛	/ 66	
第四节 更为糟糕的书法界	/ 72	

# 废纸论

○第四章 我们的态度与希望	/ 77
第一节 对传统应有的态度	/ 77
第二节 笔墨的希望	/ 82
○第五章 不可缺少的争论	/ 88
第一节 关于中国画	/ 89
第二节 关于书法	/ 95
第三节 关于教育	/ 104
第四节 关于收藏	/ 121

## 外 篇

○第一部分 《废纸论》原文	/ 127
○第二部分 各类专业媒体的部分报道	/ 135
○第三部分 各类大众媒体的部分报道	/ 152
○后 记	/ 182

## 内 篇

### 内篇说明

数年前一篇四千多字的《废纸论》短文，引发了书画界的争论，其中褒贬、毁誉不一。在这个常常靠比噪音大小、炒作而出名的年代，《废纸论》自然也无可避免的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披上了炒作的外衣。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中国书画的争论是一个百年老问题，早已不是新闻，也就没有什么新闻可以通过炒作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它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其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而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造成了对中国书画的百年之争。因此，即使没有我的《废纸论》问世，也会有其他人提出类似的问题。

现在，关于《废纸论》的争论虽已渐渐平息，但中国书画艺术在当今社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诚然，艺术问题的背后是深刻的文化问题，而文化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代代文化人以薪火相传的精神为之努力奋斗的。

在《内篇》中，我将自己多年来与《废纸论》相关的思考整理出来，既是求诸于方家，也是希望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诠释。



# 第一章 中国传统画的构成机制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各个地域、民族间的交往非常不易，即使交往，也短暂而零星，不可能像今天一样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造就面貌各异的艺术样式，虽各自面貌差异很大，但内在的构造却是异曲同工。好比人的肤色各异，但人的基本构造和追求却是惊人的相似。中国传统画是中国古代人民审美的结晶，与西方古典艺术一样，都是由艺术思想、审美标准、技法材料这些必备要素组成。

## 第一节 以道、释为主，儒为辅的艺术思想

一提到中国的任何传统思想，任何一代伟大的学者都不能逃离对儒、道、释的诠释。这种现象既证明了这驾三位一体的古老马车结构之严密与配合之默契，又证明了这种低层次早熟的文明形成垄断之后，窒息了历代文人创造新思想的可能。在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的人生大戏中，它们根据各自的功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占据着各自的领域。沧海一

# 废纸论

粟,本书只能就它们与中国画之关系而略加论述。

以孔丘为首倡导、及历代儒生共同完善的儒家学说,致力于用“三纲五常”的礼义规范制定上尊下卑的等级制,从而构筑封建社会的基石与框架,去实现“仁”(客观的封建历史中,“仁”的最大的可视功能是统治者欺骗百姓的招牌)的最高目标。在追求实现封建式乌托邦大同世界的历史中,儒家文化在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中虽然取得了老大的地位,但它对人们精神的休闲领域——艺术,也不放过。孔子对艺术的目的说得很明确:“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sup>①</sup>正因为对艺术有着如此封建性质的功利化要求,“郑声淫”自然成为他的必然判断。我想孔丘如果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八个样板戏的总编导一定非他莫属。七亿中国人不是在样板戏“和顺”的乐声中同时有节奏地挥着红本本吗?正因为他扼杀人之本性的艺术思想与追求自由的艺术背道而驰,儒家学说在中国画领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孔丘的正事应该是怀抱着“万代宗师”的牌位,被挂在富丽堂皇的殿堂里让受惠于他的帝王们膜拜。但是,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却在现代被普遍地认定为传统中国画的核心思想,这正是无功受禄。其实儒家文化中所有的思想最终都是为了现实中的治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向人们证明封建社会的统治是符合“天道”的,目的

<sup>①</sup> 《礼记·乐记》,见《十三经注疏》本,第1545页。